

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斯 梯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法国 斯梯著

馮 俊 岳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André Stil
VERS LE RÉALISME SOCIALISTE

Editions de la Nouvelle Critique, Paris, 1952.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002 字数 58,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3\frac{3}{4}$ 插页 2

1957年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定价(7) 0.32 元

序 言

亲爱的同志：

在桑德監獄里，我的鄰居安德烈·斯梯同志告訴我，你們“新評論”雜誌社想把他發表過的几篇文章，主要是他在1951年8月份的“共產主義手冊”雜誌上刊載過的一篇為阿拉貢的“共產黨人”所寫的論文收集起來，出一個單行本。

你們想把“第一次衝突”的作者對“共產黨人”一書所寫的論文再度印出來，這個主意在我看來非常之好，特別是我們正處於我國歷史上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十分明顯，人民和工人階級的敵人的計劃，如果可能的話，是要重新開始他們在1939年曾經犯過的罪行，這類罪行正是阿拉貢同志十分真切地和有力地指出過的。

跟着比內一起重新抬頭的維希分子，他們正在夢想對在納粹占領期間站在抗敵運動第一綫的人們進行報復；如果他們的計劃成功，他們就可能把法國失敗的責任都推到整個抗敵運動上去。

这些情况，在那些目睹我們被監禁的人們看来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我們被監禁的同时，报纸宣布暂时釋放了兩名以前的“合作分子”。这两个人一是貝当时代的大使乔治·斯卡比尼，曾被缺席判决五年苦役；另一个是由于通敌罪被缺席判决过死刑的皮埃尔·諾瓦依埃达斯。这两个人十分清楚，对那些重新掌握了政权的維希分子絲毫用不着害怕，所以都自行投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斯梯对“共产党人”一書所写的那篇論文来促使未讀过这部偉大小說的人去讀这部書，促使已經讀过的人重新再讀一次，是很有用处的；因为这些新的讀者和旧的讀者一定会在閱讀中找到更坚强地进行奋斗的新的理由，找到劳动人民一定获得最后胜利的新的理由；他們一定会加强自己对莫里斯·多列士的党的信念，这个党既然能在战争和納粹占領的不幸时期的暴風雨中屹立不动，也一定会同样英勇地去迎接新的战斗，并会不顧一切地走向“歌唱的明天”，这种光明的未来是我們的先烈在为法蘭西以及为共产主义的偉大事業而献出生命以前所曾經憧憬的。

我要补充說一下，我認为安德烈·斯梯为富哲隆的矿区画展所写的序言，当然也是屬於同样性質的工作。

安德烈·斯梯，这个天才的和前途远大的青年作家，这个尽力使自己的每一本書成为劳动者的斗争武器的人，他在談論成为矿工画家的富哲隆的时候，非常正确地

強調了、鼓勵了這一點，就是畫家必須努力在藝術創造和我們時代的社會鬥爭現實間保持活生生的聯繫。

富哲隆所畫的礦工是在1941年5月，在黨的領導下舉行會使納粹占領者十分驚慌的愛國大罷工的那些人。共產黨員們曾光榮地領導了那次戰鬥，而今天在污蔑和迫害我們的那些人當中，許多都是在希特勒指揮的侵略者及其走狗維希分子面前卑躬屈節過的。

當時我們共產黨人是民族抗敵運動的不可屈服的前衛；我們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不可戰勝的理論作武器，我們懷着勝利的確定信念從事戰鬥。如今把安德烈·斯梯為“礦區”那部畫冊所作的序言和他獲得斯大林獎金後在伊夫里發表的一篇演說收在一個集子里，我覺得這是配搭得十分成功的。

由於他曾將他的筆用來為和平和民族獨立的事業而服務，安德烈·斯梯才榮膺了使我們每個人都充滿驕傲的斯大林獎金。

斯大林是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導師。他體現着為爭取更美好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隨之而來建立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上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人們的鬥爭的意志和願望。

偉大的斯大林對我們每個人說來，都是和平的積極的保衛者，他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萬人敬仰的領袖，倘使沒有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犧牲，人類不可能從法西斯

分子的野蛮統治中解放出来；我們現在的重要任务便是阻止这种野蛮的重演。

最后，安德烈·斯梯向斯大林致敬和致謝的演說是在伊夫里，換句話說是在莫里斯·多列士代表过的城市發表的，这件事也是特別引人注意的。

在談到斯大林獎金的时候，安德烈·斯梯同志會把自己看作是我們亲爱的和偉大的莫里斯·多列士培养出来的人（多列士是法国最卓越的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偉大的多列士，我們在監獄里都是充滿了热爱和信心怀念着他的。

此外，安德烈·斯梯在本集的第一篇中提到在瓦日耶和多列士會見的情景，明白地指出多列士的法国共产党，对于像安德烈·斯梯这样一个作家說来是怎样的党，及其所代表的意义。

由于我們代表着法国与和平的偉大希望，敌人對我們是毫不放松而要加以迫害的。但我們永远怀着胜利者的信念瞻望着未来。

我們要發出團結一致採取行动的号召。我們要團結所有不願法国成为一个美国殖民地的人，所有不願將我們国家拖进對我們的同盟国苏联进行罪惡的致命的战争的人，所有維護民主自由和阻塞法西斯主义道路的人，所有对祖国前途有信心的人。这些人一定能听见、了解和贊成我們的号召，这是任何东西所不能阻擋的。他們在

今天还重述我們在1940年7月10日和多列士一起說过的話：“像我們这样一个偉大的民族絕不会淪为奴隶的。”

不，我們是不会成为一个奴隶民族的。必須讓細菌劊子手李奇微和他在法国政府中的僕从們牢牢記住这一句話。安德烈·斯梯的著作的偉大功績之一，就是充滿着战斗的精神、反映了广大的法国男女群众所具有的确信信念；这些法国男女群众結果总会战胜那一小撮叛徒、腐化分子和外国代理人的，这几种人的存在真是法国的耻辱和污点。

亲爱的同志，請接受我們的敬礼。

雅克·杜克洛

1952年6月21日于桑德監獄。

目 次

序言（杜克洛）	1
文字的恐怖	1
瓦日耶大会是我平生的幸运	8
前进呀，富哲隆！	19
法国文学上的几个問題	52
干部和作家	82

文字的恐怖*

亲爱的同志：

在監牢中重讀这些样稿，真有一种新的意义！因为監牢有監牢的光亮，并且是怎样的一种光亮呀！窗子越小，越令人想到它有放大鏡的作用。整个的世界都集中在这里，归宿在这里；而这个世界呢，我們只要用这样一件令人害怕的大胆行为就可以加以总括的說明：1952年5月28日，法国共产党書記遭受逮捕。这是以为杀死医生就可以迟延死亡的瘋狂社会的最后的时刻，最后的呼声。为什么这样說呢？因为貝理临死前住过的監房就在我們的監房对面呀！

現在只說和我有关的事情吧，正如大西洋彼岸的人們所說，“第一次冲突”这一部小說，和我被監禁的这件事，

按“新批評”杂志社將斯梯所發表的四篇文章收集起来編成这本集子出版的时候，斯梯还正被反动派关在巴黎桑德監獄。这一封信是作者借校閱这本集子的样稿的机会写給“新批評”杂志社的一个同志的。信中所提到的四篇文章，也就是这本集子中的文章。

不是絲毫無關的；因此我感到写作的工作，格外有一种光輝。为了培养稀有的花朵、名貴的植物、根芽脆弱的种子所需要的太陽的温暖，我也像众人一样喜欢的，但如果我說，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已經不是这一种温暖的話，你不应当指摘我有偏見。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光明是自己創造出来的光明。同时，即使那窗的影子一条一条地映在你的稿紙上还照样强有力的时候，我也不願意妨害任何作家的自由而說出这样的話：“毫無立場的文学总是荒謬的，尤其是在这里更可以显得它的荒謬。”但我也希望人們不要这样說：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在文学方面，提出过分的要求，这不是我的事情，这是共产党员作家的事情；也不要說，每个人都有自由，都可以照自己的看法来判断一件事情。你如果要这样說，除非你不重視这个問題：你是在为谁写作？因为对于整个生活多少有点像在監牢中一样的千百万讀者來說，当此全世界大革命的前夕，一种文学要不努力提高到讀者的意志，讀者的努力以及讀者为最后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水平，它会成为什么样的文学呢？

这四篇稿子是一个党的干部作家工作几年的經驗的見証；因此，在我重讀这几篇东西的时候，如果还要說几句话的話，我的見解还是和从前一样，而且还要更強調、更严格地坚持我这种意見，即：为了使人感到文学这一武器，并不劣于其他的斗争武器，这种样子的东西是必要的。因为要有这样的东西才可以使人不仅一般地把作家看成

和党的干部一样，而且更进一步把作家看作和所有进行斗争的人完全相等。

也許还应当强调这样的意見：在共产党员作家努力于挖掘条件以便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情况下，对于采取另一方向前进的誠实的作家，不应当抱任何成見。在文学範圍內，我們的活动，与其他方面的政治活动并没有什么兩样；比方說，我們希望实现社会主义，坚信保衛和平的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捷徑，但我們这种希望和坚信，絕不会削弱我們和其他保衛和平的人士的团結，尽管他們在这一点上和我們的想法不同。

为了实现广泛团結所有願意对得起作家这一头衔的作家們，这样又明白，又合理地說明共产党员作家的条件和目的，不但不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必要。在我們所保衛的和我們所攻击的事物之間，存在的决定性的分界綫，还不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願望。今天我們的陣綫，比这一願望还要扩大。在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內部現有的和行將展开的团結就可以証明这一点。如果我們說我們的陣綫就在保衛和平这一方面，这也是不够明白的——“不够明白”，意思就是說还未免狹窄。因为那些連斯德哥尔摩或奥斯陆的和平宣言都不贊成的作家們，他們还有他們的特殊方式在作品中反对战争的。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只有在其生活和作品中，毫不妥协地領導着爭取和平与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指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前进时，才能够毫不含糊地承認那些不自覺地站在和平陣營的作品有实际的意义。特別是一部超自然主义的剧本中的一段恋爱情节就在战争販子的眼光中成为罪証的时候，这样的态度是更其需要的。所以我們的陣綫也許就在这类的地方。因此，为了在这方面进行战斗，尽管是距离自己的基地很远，絲毫不妨害共产党员作家为巩固自己的基地所作的努力，同时还可以对最遙远的同盟弟兄声明这一种巩固。

在法国，有一部分作家，在为和平和为民族独立进行着斗争的目前的条件下，他們是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另外有一些作家，为了保衛受着战争威胁的文学艺术上的某些东西（哪怕是最細微的东西），而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坚决的斗争；这两类作家之間的忠誠協商，只有在开誠布公的情况下，換句話說，只有在不为人指責为有隱蔽思想或兩面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扩大。

再說，当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因为一些字句而被丢进了監牢的时候，哪一个誠实的作家还能相信他們彼此間因为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分界綫，就可以免掉这一类的危險呢？哪一个作家的笔不在写每一个字之前早受到了監視和偵察呢？

因为問題在于很多的字都被禁止使用了。我們看見一个刑事法官，使用了好些文法書上分析詞彙的術語，就可以处决一个人的自由，我們看見他努力使用語法規律

来反对你（有时还借用国家的法律来帮忙），我們看見他解釋單字和解釋憲法都用的同樣輕視的態度。當柏洛先生已變成藝術和戲劇的批評家的时候，那些狂熱地討論字典問題的院士們，現在少不了要和這些熱心的審判官們爭風吃醋了。“清除。”你已經寫了“清除法國的那一群億萬富翁。”這一句話，那你就是號召人使用暴力！如果你忘了“清除”這個詞兒也有軍事含義，但人家卻能夠從那裏面找出證據來，說你在號召可怕的、集中營中的武裝地下組織實行戰鬥。既然這個詞在洗滌業內擔任去油漬的匠工口中說來，它還屬於燃燒類的詞彙^①，那麼，人家為什麼不可以說你要放火燒全世界呢？還有“一切”這個詞兒，我既寫過“我們要作‘一切’來阻止戰爭政策，”這個“一切”就會找你打五年的麻煩！他們會說它有害國家內部的安全！因為，如果“一切”不加以禁止，那受“一切”譴責的政府怎麼能夠存在呢？如果接二連三寫了十個犯罪的字，整個算起來，這就意味着你會遭到好几年的監禁。

一個最普通的字，以某種方式使用出來，便不免受到嗜好死亡和黑暗的人的憎恨，但這一事實確是留戀生命和光明的作家的一个严重的教訓。一個字，一個簡單的字，可以成為一件偉大的事物。即使抱了一種更其崇高的觀點，毫不顧慮司法當局的迫害，一個字仍然是值得尊

① 按清除二字法文原文為Nettoyer，此字照字源學解釋，Net為字根，源出于拉丁文的Nitidus，有干淨，發光，可燃一類的意義。

敬、值得再三推敲的。作家們本來還有一些活動余地，當局還不曾加以禁止的；但這塊地方的範圍現在也越來越小了，除非你能安於這種處境而說這也是自由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哪一個作家能夠感到他的筆下的紙是真正一張白紙呢？在他一個字都還沒有寫上去以前，他的稿紙上已經充滿了想像中的刪改筆迹，以及被訂正或被取消的那些段落了。就是對那些樂於聲明自己是不受任何人支配的作家來說，如果他們鬆弛了他們的心的繮繩，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大踏步地跑回柏洛之流或布呂納之流所炸毀了的自由的土地去呢？誰能保證他們不隨時受這般人所布下的新的鐵絲網的刺傷呢？那般人之所以要布下鐵絲網，就是不准你有任何創造力。一定的，比方說你在監牢中重讀一下斯湯達爾的作品，你看見他的作品每一次到了這個禁地以後，總得要道歉，找借口，請求當局正式允許拿進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文藝作品只能如阿拉貢所說的一樣，加以偽裝後才能進這個禁地來已不自今日始了。這種偽裝的辦法，即使它是不可避免的行為，即使在某種情況下也有其一定的偉大性，但任何作家也不能否認它對於整個的創作的努力，也給予一定的困難和不自然的地方。比方說，把法國現實主義最偉大傳統棄置不用，小說中登場的人物只限於不敢起來認真反對比內先生的政策的那些人，對於一個小心謹慎的作家說來（我們如果不能說他沒有良心上的責備，至

少他自己并不懊悔)，即使他無意于超出录供式的现实主义的範圍，难道人家就能允許他这种现实主义存在么？当十个字就可以作为借口而把一个共产党员作家关进监牢的时候，从此作家的自由的圣部关键，都在于他写作时的笔下所写的每一个字了；哪怕只是一秒鐘的迟疑，这也就是問題。

那么，無論你走向或不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無論你同意或不同意这本集子里收集的几篇文章的思想，这都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知道怎样所有的作家只要有此欲望，就可以共同負起責任来消灭这种文字上的恐怖；这才是真正的恐怖，自然，这是保蘭之流絕不肯揭發的恐怖。

亲爱的同志，相信我……

安德烈·斯梯

1952年6月22日于桑德監獄。

瓦日耶大会是我平生的幸运

1950年4月24日第一次“賽納省書籍推銷大会”在伊夫里开幕。

这次的書籍推銷大会是和劳动者以及进步知識分子为法国工人階級党的总書記莫里斯·多列士五十寿辰所举办的庆祝大会同时举行的。

这次“賽納省書籍推銷大会”的开幕典礼本身，便十分自然地形成了以阿拉貢、特里奧萊和斯梯为中心的到会作家們对一个人的敬礼，因为这个人曾給予他們無數帮助，并且使那些“書籍推銷大会”有可能举办起来。

开幕式的当天晚上，安德烈·斯梯为了說明自己怎样会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他指出了当时的副总理多列士于1945年在諾尔省的瓦日耶所發表的演說对他自己的意义。

我一生最重要的日子是1945年7月21日，就是瓦日耶开会那一天，就是莫里斯·多列士为增加煤产量而發表演說的那一天。

我之所以要提到我自己，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同时期中，許多青年人都获得了和我十分相似的經驗；叙述一下一个人所說的話和所树立的榜样是怎